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通言 第十二卷 范猷兒雙鏡重圓

簾捲水西樓，一曲新腔唱打油。 宿兩眠雲年少夢，休謳，且盡生前酒一匝。
明日又登舟，卻指今宵是舊遊。
同是他鄉淪落客，休愁！月子彎彎照幾州？

這首詞末句乃借用吳歌成語，吳歌云：

月子彎彎照幾州？幾家歡樂幾家愁。
幾家夫婦同羅帳，幾家飄散在他州。

此歌出自南宋建炎年間，述民間離亂之苦。只為宣和失政，奸佞專權，延至靖康，金虜凌城，擄了徽欽二帝北去。康王泥馬渡江，棄了汴京，偏安一隅，改元建炎。其時東京一路百姓懼怕韃虜，都跟隨車駕南渡。又被虜騎追趕，兵火之際，東逃西躲，不知拆散了幾多骨肉！往往父子夫妻終身不復相見，其中又有幾個散而復合的，民間把作新聞傳說。正是：

劍氣分還合，荷珠碎復圓。
萬般皆是命，半點盡由天！

話說陳州有一人姓徐名信，自小學得一身好武藝，娶妻崔氏，頗有容色。家道豐裕，夫妻二人正好過活。卻被金兵入寇，二帝北遷，徐信共崔氏商議，此地安身不牢，收拾細軟家財，打做兩個包裹，夫妻各背了一個，隨著眾百姓曉夜奔走。行至虞城，只聽得背後喊聲震天，只道韃虜追來，卻原來是南朝兵敗的潰兵。只因武備久弛，軍無紀律，教他殺賊，一個個膽寒心駭，不戰自走，及至遇著平民，搶擄財帛子女，一般會揚威耀武。徐信雖然有三分本事，那潰兵如山而至，寡不敵眾，捨命奔走。但聞四野號哭之聲，回頭不見了崔氏。亂軍中無處尋覓，只得前行。行了數日，嘆了口氣，沒奈何，只索罷了。

行到睢陽，肚中饑渴，上一個村店，買些酒飯：原來離亂之時，店中也不比往昔，沒有酒賣了。就是飯，也不過是粗糲之物，又怕眾人搶奪，交了足錢，方纔取出來與你充饑。徐信正在數錢，猛聽得有婦女悲泣之聲，事不關心，關心者亂，徐信且不數錢，急走出店來看，果見一婦人，單衣蓬首，露坐土地上。雖不是自己的老婆，年貌也相彷彿。徐信動了個惻隱之心，以己度人，道：「這婦人想也是遭難的。」不免上前問其來歷。婦人訴道：「奴家乃鄭州王氏，小字進奴，隨夫避兵，不意中途奔散，奴孤身被亂軍所掠。行了兩日一夜，到於此地。兩腳俱腫，寸步難移。賊徒剝取衣服，棄奴於此。衣單食缺，舉目無親，欲尋死路，故此悲泣耳。」徐信道：「我也在亂軍中不見了妻子，正是同病相憐了。身邊幸有盤纏，娘子不若權時在這店裡住幾日，將息賢體，等在下探問荆妻消耗，就便訪取尊人，不知娘子意下如何？」婦人收淚而謝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

徐信解開包裹，將幾件衣服與婦人穿了，同他在店中喫了些飯食，借半間房子，做一塊兒安頓。徐信殷勤勤勤，每日送茶送飯。婦人感其美意，料道尋夫訪妻，也是難事。今日一顰一寡。亦是天緣，熱肉相湊，不容人不成就了。

又過數日，婦人腳不痛了。徐信和他做了一對夫妻，上路直到建康。正值高宗天子南渡即位，改元建炎，出榜招軍，徐信去充了個軍校，就於建康城中居住。

日月如流，不覺是建炎三年。一日，徐信同妻城外訪親回來，天色已晚，婦人口渴，徐信引到一個茶肆中吃茶，那肆中先有一個漢子坐下，見婦人入來，便立在一邊偷看那婦人，目不轉睛。婦人低眉下眼，那個在意，徐信甚以為怪。少頃，喫了茶，還了茶錢出門，那漢又遠遠相隨。比及到家，那漢還站在門首，依依不去。徐信心頭火起，問道：「什麼人？如何窺覷人家的婦女！」那漢拱手謝罪道：「尊兄休怒！某有一言奉詢。」徐信忿氣尚未息，答應道：「有什麼話就講罷！」那漢道：「尊兄尚不見責，權借一步，某有實情告訴。若還嗔怪，某不敢言。」

徐信果然相隨，到一個僻靜巷裡。那漢臨欲開口，又似有難言之狀。徐信道：「我徐信也是個慷慨丈夫，有話不妨盡言。」那漢方纔敢問道：「適纔婦人是誰？」徐信道：「是荆妻。」那漢道：「娶過幾年了？」徐信道：「三年矣。」那漢道：「可是鄭州人，姓王小字進奴麼？」徐信大驚道：「足下何以知之？」那漢道：「此婦乃吾之妻也。因兵火失散，不意落於君手。」

徐信聞言，甚躊躇不安，將自己虞城失散，到睢陽村店遇見此婦始末，細細述了：「當時實是憐他孤身無倚，初不曉得是尊閫，如之奈何？」那漢道：「足下休疑，我已別娶渾家，舊日伉儷之盟，不必再題。但倉忙拆開，未及一言分別，倘得暫會一面，敘述悲苦，死亦無恨。」

徐信亦覺心中悽慘，說道：「大丈夫腹心相照，何處不可通情，明日在舍下相候。足下既然別娶，可攜新閫同來，做個親戚，庶於鄰里耳目不礙。」那漢歡喜拜謝。臨別，徐信問其姓名，那漢道：「吾乃鄭州列俊卿是也。」

是夜，徐信先對王進奴述其緣由。進奴思想前夫恩義，暗暗偷淚，一夜不曾合眼。

到天明，盥漱方畢，列俊卿夫婦二人到了，徐信出門相迎，見了俊卿之妻，彼此驚駭，各各慟哭。原來俊卿之妻，卻是徐信的渾家崔氏。自虞城失散，尋丈夫不著，卻隨個老嫗同至建康，解下隨身簪珥，賃房居住。三個月後，丈夫並無消息。老嫗說他終身不了，與他為媒，嫁與列俊卿。誰知今日一雙兩對，恰恰相逢，真個天緣湊巧，彼此各認舊日夫妻，相抱而哭。

當下徐信遂與列俊卿八拜為交，置酒相待。至晚，將妻子兌轉，各還其舊。從此通家往來不絕，有詩為證：

夫換妻兮妻換夫，這場交易好糊塗。
相逢總是天公巧，一笑燈前認故吾。

此段話題做「交互姻緣」，乃建炎三年建康城中故事。同時又有一事，叫做「雙鏡重圓」。說來雖沒有十分奇巧，論起夫妻夫婦，有關風化，倒還勝似幾倍。正是：

話須通俗方傳遠，語必關風始動人。

話說南宋建炎四年，關西一位官長，姓呂名忠翊，職授福州監稅。此時七閩之地，尚然全盛。忠翊帶領家眷赴任，一來福州憑山負海，東南都會，富庶之邦，二來中原多事，可以避難。於本年起程，到次年春間，打從建州經過。《輿地志》說：「建州碧水丹山，為東閩之勝地。」今日合著了古語兩句：「洛陽三月花如錦，偏我來時不遇春。」自古「兵荒」二字相連，金虜渡河，兩浙都被他殘破。閩地不遭兵火，也就遇個荒年，此乃大數。

話中單說建州饑荒，斗米千錢，民不聊生。卻為國家正值用兵之際，糧輻要緊，官府只顧催徵，顧不得民窮財盡。常言：「巧媳婦煮不得沒米粥。」百姓既沒有錢糧交納，又被官府鞭笞逼勒，禁受不過，三三兩兩，逃入山間，相聚為盜。

「蛇無頭而不行」，就有個草頭天子出來，此人姓范名汝為，仗義執言，救民水火。群盜從之如流，嘯聚至十餘萬。無非是風高放火，月黑殺人，無糧同餓，得肉均分。官兵抵擋不住，連敗數陣。范汝為遂據了建州城。自稱元帥，分兵四出抄掠，范氏門中子弟，都受偽號，做領兵官將。

汝為族中有個姪兒名喚范希周，年二十三歲，自小習得件本事，能識水性，伏得在水底三四晝夜，因此起個異名喚做范猷兒。原是讀書君子，功名未就，被范汝為所逼，凡族人不肯從他為亂者，先將斬首示眾。希周貪了性命，不得已而從之。雖在賊中，專以方便救人為務，不做劫掠勾當。賊黨見他凡事畏縮，就他猷兒的外號，改做「范盲猷」，是笑他無用的意思。

再說呂忠翊有個女兒，小名順哥，年方二八，生得容顏清麗，情性溫柔，隨著父母福州之任，來到這建州相近，正遇著范賊一

支游兵。劫奪行李財帛，將人口趕得三零四散。呂忠翊散散了女兒，無處尋覓，嗟歎了一回，只索赴任去了。

單說順哥小伶傳，行走不動，被賊兵掠進建州城來。順哥啼啼哭哭，范希周中途見而憐之。問其家門，順哥自敘乃是宦家之女。希周遂叱開軍士，親解其縛。留至家中，將好言撫慰，訴以表情：「我本非反賊，被族人逼迫在此。他日受了朝廷招安，仍做良民。小娘子若不棄卑末，結為眷屬，三生有幸。」

順哥本不願相從，落在其中，出於無奈，只得許允。

次日，希周稟知賊首范汝為，汝為亦甚喜。希周送順哥於公館，擇吉納聘。希周有祖傳寶鏡，乃是兩鏡合扇的。清光照徹，可開可合，內鑄成鴛鴦二字，名為「鴛鴦寶鏡」，用為聘禮。遍請范氏宗族，花燭成婚。

一個是衣冠舊裔，一個是閨閣名姝；一個儒雅丰儀，一個溫柔性格。一個縱居賊黨，風雲之氣未衰；一個雖作囚俘，金玉之姿不改。綠林此日稱佳客，紅粉今宵配吉人。

自此夫妻和順，相敬如賓。自古道：「瓦罐不離井上破」。范汝為造下彌天大罪，不過乘朝廷有事，兵力不及。豈期名將張濬、岳飛、張俊、張榮、吳玠、吳玠等，屢敗金人，國家粗定。高宗卜鼎臨安，改元紹興。

是年冬，高宗命韓軒王諱世忠的，統領大軍十萬前來討捕，范汝為豈是韓公敵手，只得閉城自守。韓公築長圍以困之。

原來韓公與呂忠翊先在東京有舊，今番韓公統兵征剿反賊，知呂公在福州為監稅官，必知閩中人情上俗。其時將帥專征的都帶有空頭敕，遇有地方人才，聽憑填敕委用，韓公遂用呂忠翊為軍中都提轄，同駐建州城下，指麾攻圍之事。

城中日夜號哭，范汝為幾遍要奪門而出，都被官軍殺回，勢甚危急。

順哥向丈夫說道：「妾聞『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更二夫。』妾被賊軍所掠，自誓必死。蒙君救拔，遂為君家之婦，此身乃君之身矣。大軍臨城，其勢必破。城既破，則君乃賊人之親黨，必不能免。妾願先君而死，不忍見君之就戮也。」引牀頭利劍便欲自刎。

希周慌忙抱住，奪去其刀，安慰道：「我陷在賊中，原非本意。今無計自明，玉石俱焚，已付之於命了。你是宦家兒女，擄劫在此，與你何干？韓元帥部下將士，都是北人，你也是北人，言語相合，豈無鄉曲之情？或有親舊相逢，宛轉聞知於令尊，骨肉團圓，尚不絕望。人命至重，豈可無益而就死地乎？」

順哥道：「若果有再生之日，妾誓不再嫁。便恐被軍校所擄，妾寧死於刀下，決無失節之理。」希周道：「承娘子志節自許，吾死亦瞑目。萬一為漏網之魚，苟延殘喘，亦誓願終身不娶，以答娘子今日之心。」

順哥道：「鴛鴦寶鏡，乃是君家行聘之物，妾與君共分一面，牢藏在身。他日此鏡重圓，夫妻再合。」說罷相對而泣。

這是紹興元年冬十二月內的說話。

到紹興二年春正月，韓公將建州城攻破，范汝為情急，放火自焚而死。韓公豎黃旗招安餘黨，只有范氏一門不赦。范氏宗族一半死於亂軍之中，一半被大軍擒獲，獻俘臨安。

順哥見勢頭不好，料道希周必死，慌忙奔入一間荒屋中，解下羅帕自縊。正是：

寧為短命全貞鬼，不作偷生失節人。

也是陽壽未終，恰好都提轄呂忠翊領兵過去，見破屋中有人自縊，急喚軍校解下。近前觀之，正是女兒順哥。那順哥死去重蘇，半晌方能言語。父子重逢，且悲且喜。

順哥將賊兵擄劫，及范希周救取成親之事，述了一遍。呂提轄默然無語。

卻說韓元帥平了建州，安民已定，同呂提轄回臨安面君奏凱。天子論功升賞，自不必說。

一日，呂公與夫人商議，女兒青年無偶，終是不了之事，兩口雙雙的來勸女兒改嫁。順哥述與丈夫交誓之言，堅意不肯。呂公罵道：「好人家兒女，嫁了反賊，一時無奈。天幸死了，出脫了你，你還想他怎麼？」

順哥含淚而告道：「范家郎君，本是讀書君子，為族人所逼，實非得已。他雖在賊中，每行方便，不做傷天理的事。倘若天公有眼，此人必脫虎口。大海浮萍，或有相逢之日，孩兒如今情願奉道在家，侍養二親，便終身守寡，死而不怨。若必欲孩兒改嫁，不如容孩兒自盡，不失為完節之婦。」呂公見他說出一班道理，也不去逼他了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已是紹興十二年，呂公累官至都統制，領兵在封州鎮守。

一日，廣州守將差指使賀承信捧了公牒，到封州將領司投遞。呂公延於廳上，問其地方之事，敘話良久方去。

順哥在後堂簾中竊窺，等呂公入衙，問道：「適齋公牒來的何人？」呂公道：「廣州指使賀承信也。」順哥道：「奇怪！看他言語行步，好似建州范家郎君。」呂公大笑道：「建州城破，凡姓范的都不赦，只有枉死，那有枉活？廣州差官自姓賀，又是朝廷命官，並無分毫干惹，這也是你妄想了，侍妾聞知，豈不可笑？」

順哥被父親搶白了一場，滿面羞慚，不敢再說。正是：

只為夫妻情愛重，致令父子語參差。

過了半年，賀承信又有軍牒奉差到呂公衙門。順哥又從簾下窺視，心中懷疑不已，對父親說道：「孩兒今已離塵奉道，豈復有兒女之情。但再三詳審廣州姓賀的，酷似范郎。父親何不召至後堂，賜以酒食，從容叩之。范郎小名鯁兒，昔年在圍城中情知必敗，有『鴛鴦鏡』，各分一面，以為表記，父親呼其小名，以此鏡試之，必得其真情。」

呂公應承了。次日賀承信又進衙領回文，呂公延至後堂，置酒相款。飲酒中間，呂公問其鄉貫出身。承信言語支吾，似有羞愧之色。呂公道：「鯁兒非足下別號乎？老夫已盡知矣，但說無妨也！」

承信求呂公屏去左右，即忙下跪，口稱：「死罪！」呂公用手攙扶道：「不須如此！」

承信方敢吐膽傾心告訴道：「小將建州人，實姓范，建炎四年，宗人范汝為煽誘饑民，據城為叛，小將陷於賊中，實非得已。後因大軍來討，攻破城他，賊之宗族，盡皆誅戮。小將因平昔好行方便，有人救護，遂改姓名為賀承信，出就招安。紹興五年撥在岳少保部下，隨征洞庭湖賊楊么。岳家軍都是西北人，不習水戰。小將南人，幼通水性，能伏水三晝夜，所以有『范鯁兒』之號。岳少保親選小將為前鋒，每戰當先，遂平么賊。岳少保薦小將之功，得受軍職，累任至廣州指使，十年來未曾泄之他人。今既承鈞問，不敢隱諱。」

呂公又問道：「令孺人何姓？是結髮還是再娶？」承信道：「在賊中時曾獲一宦家女，納之為妻。逾年城破，夫妻各分散逃走。曾相約，苟存性命，夫不可娶，婦不再嫁。小將後來到信州，又尋得老母。至今母子相依，只畜一粗婢炊爨，未曾娶妻。」

呂公又問道：「足下與先孺人相約時，有何為記？」承信道：「有『鴛鴦寶鏡』，合之為一，分之為二，夫婦各留一面。」呂公道：「此鏡尚在否？」承信道：「此鏡朝夕隨身，不忍少離。」呂公道：「可借一觀？」

承信揭開衣袂，在錦裏肚繫帶上，解下個繡囊，囊中藏著寶鏡。呂公取觀，遂於袖中亦取一鏡合之，儼如生成。承信見寶鏡符合，不覺悲泣失聲。

呂公感其精義，亦不覺淚下，道：「足下所娶，即吾女也。吾女現在衙中。」

遂引承信至中堂，與女兒相見，各大哭。呂公解勸了，風僕慶賀筵席。是夜即留承信於衙門歇宿。

過了數日，呂公將回文打發女婿起身，即令女兒相隨，到廣州任所同居。後一年承信任滿，將赴臨安，又領妻順哥同過封州，拜別呂公。

呂公備下千金妝奩，差官護送承信到臨安。自諒前事年遠，無人推剝，不可使范氏無後，乃打通狀到禮部，復姓不復名，改名不改姓，叫做范承信。後累官至兩淮留守，夫妻偕老。其鴛鴦二鏡，子孫世傳為至寶云。後人評論范鯁兒在逆黨中混而不溜，好行

方便，救了許多人性命，今日死裡逃生，夫妻再合，乃陰德積善之報也。有詩為證：
十年分散天邊鳥，一旦團圓鏡裡鴛。